



毛姆



小說選集

沉櫻◎譯 毛姆◎著



Maughan

大地叢書
005

毛
姆
小
說
選
集

毛 沉

姆 櫻
著 譯

毛姆小說選集/毛姆著；沉櫻譯.-- 七版.--

臺北市：大地, 2005〔民94〕

面；公分.--〔大地譯叢；5〕

ISBN 986-7480-36-6（平裝）

873.57

94013590

大地叢書 005

毛姆小說選集

作 者：毛 姆

譯 者：沉 櫻

發 行 人：吳錫清

主 編：陳玟玟

出 版 者：大地出版社

社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03巷104號1樓

劃撥帳號：0019252-9（戶名：大地出版社）

電 話：(02)2627-7749

傳 真：(02)2627-0895

E - m a i l：vastplai@ms45.hinet.net

印 刷 者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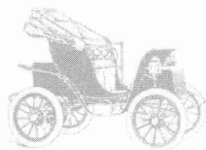
七版一刷：2005年8月

定 價：200元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（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

譯者序

回想起來，我讀小說最多的時期是由高小到初中的階段，這大概是因為當時課業負擔不重，娛樂活動又少，從小便愛跟著大人聽「說書」養成。記得自己剛認識幾個字，可以半猜半讀，便立刻成了小說迷。從鼓兒詞、才子書、歷史演義、俠義、公案之類，到什麼言情小說、偵探小說，似乎所有我知道的舊小說，都是在那時讀的。當時家中並無藏書，自己也不會去買，真不知是那裡得來的那些讀物，現在只還記得那種如饑如渴到處尋求的熱切，和偶然之間一書到手的狂喜。遇到實在無書可讀的時候，便把特別喜愛的紅樓夢、三國演義等翻覆重看，所謂百讀不厭的趣味也是在那時才深切領受到。進入中學後，遇到一位「北大」出身的新派國文老師顧羨季先生（這位老師學養之深、教書之誠，實在教人畢生難忘，後來成為「燕大」講授詞曲的教授，抗戰前還在北平見過面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）。他除使我們欣賞古文及詩詞歌賦所謂舊文學之外，還不斷地介紹正蓬勃興起的新文藝，甚至有時





還帶了英文的短篇小說到班上隨念隨講，使得教英文的老師都不高興起來。其實這是多餘，我們真正嗜愛的是周氏兄弟的三本翻譯——域外小說集、現代小說譯叢、現代日本小說集。這些書結束了我以前的閱讀，我用那同樣的熱切又轉作翻譯小說的尋求。因此到了上海之後，無論是新月社的歐美小說，是創造社的日本小說，是共學社的俄國小說，或是文學研究會的世界名著，我都從未放過一本不看，並且很多名家的譯文，精彩處常被我熟讀到可以背誦的程度。儘管有的那些長長的人物譯名是多麼難記，那些直譯硬譯的文句是多麼難懂，我也一樣津津有味地讀著，覺得名家傑作，即使譯得粗糙，挑去砂粒總還是營養可口的米飯。只是數量仍嫌太少，很多知名的作品不能看到，很覺遺憾。到了抗戰期間這情形當然更糟，物稀為貴，偶見一兩本名著翻譯，也就分外珍貴。像至今念念不忘的褚威格的「馬來亞狂人」、「二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和毛姆的「中國小景」，就是那時所讀，而且就是那時才初識這兩位作家，從此愛上他們的作品。在找不到中文譯本的時候，只好轉向英文本搜尋，用當年初讀小說的方法，半猜半度地去摸索欣賞。抗戰勝利重回上海，最令人高興的事就是又得重見以前讀過的那些名著翻譯，同時得到幾本英文的褚威格及毛姆的作品。再度逃難的時候，它們也被隨身帶到了臺灣。當時臺灣書籍



的缺乏似乎比以前的重慶還厲害，我對那西方文學——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嗜好，只好靠這幾本英文書的翻覆瀏覽和試作翻譯來求滿足。想不到因此竟積了二十幾萬字的譯稿，在整理編印「迷惑」的時候，更想不到毛姆的作品竟佔了三分之一。我估計了一下字數，覺得可以單獨編一本毛姆專集。今年四月赴美探親，臨行之前，倉促編好交稿，最近歸來，書將印成，忽見報上登出毛姆病篤隨即去世的消息。這本無意中湊成的小集，想不到竟及時出版，有了紀念的意義。不過我的翻譯都是閱讀的副產品，每次付印出版，都有膽大妄為的不安之感。這次如說紀念專集，不安將更加重。實在我對毛姆毫無研究，喜讀他的作品，也只覺他對人性觀察入裡，對生活描寫入微，同時那娓娓而談的親切筆調，不是把我們帶入他的故事，而是他帶著故事來到我們的身邊。他用第一人稱，不一定是說自己，用第三人稱也許是寫自傳，他寫別人像寫自己一樣的透澈，寫自己又像寫別人一樣的冷靜，雖然有時偏見很深，尖刻過甚（像他對女性的譏諷），但總還是含蘊著大作家所共有的悲天憫人的哲學，和普通文人的輕薄不同。只是，經過我的拙劣譯文，這些長處又還能保存多少呢？這是最令我感覺惶恐的地方。

五十四年冬於臺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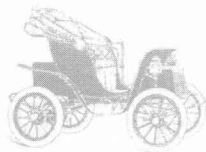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書原屬文星叢刊，五十四年出版，五年後，經愛眉文藝出版社編入愛眉文庫。茲承同意收回版權，改版印行，時為六十八年六月。現由大地出版社出版。

譯者附記

七十年二月



毛姆小說選集

目錄

一七五	一四七	一三九	一三三	一二三	一一五	一〇七	七七	四七	九	三
減肥	藝人	落魄者	臉上有疤的人	珠鍊	午飯	家	冬季旅行	生活的事實	療養院裡	譯者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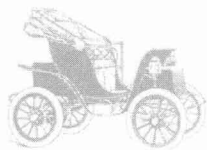
大地叢書
005

毛
姆
小
說
選
集

毛 沉

姆 櫻
著 譯





譯者序

回想起來，我讀小說最多的時期是由高小到初中的階段，這大概是因為當時課業負擔不重，娛樂活動又少，從小便愛跟著大人聽「說書」養成。記得自己剛認識幾個字，可以半猜半讀，便立刻成了小說迷。從鼓兒詞、才子書、歷史演義、俠義、公案之類，到什麼言情小說、偵探小說，似乎所有我知道的舊小說，都是在那時讀的。當時家中並無藏書，自己也不會去買，真不知是那裡得來的那些讀物，現在只還記得那種如饑如渴到處尋求的熱切，和偶然之間一書到手的狂喜。遇到實在無書可讀的時候，便把特別喜愛的紅樓夢、三國演義等翻覆重看，所謂百讀不厭的趣味也是在那時才深切領受到。進入中學後，遇到一位「北大」出身的新派國文老師顧羨季先生（這位老師學養之深、教書之誠，實在教人畢生難忘，後來成為「燕大」講授詞曲的教授，抗戰前還在北平見過面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）。他除使我們欣賞古文及詩詞歌賦所謂舊文學之外，還不斷地介紹正蓬勃興起的新文藝，甚至有時





還帶了英文的短篇小說到班上隨念隨講，使得教英文的老師都不高興起來。其實這是多餘，我們真正嗜愛的是周氏兄弟的三本翻譯——域外小說集、現代小說譯叢、現代日本小說集。這些書結束了我以前的閱讀，我用那同樣的熱切又轉作翻譯小說的尋求。因此到了上海之後，無論是新月社的歐美小說，是創造社的日本小說，是共學社的俄國小說，或是文學研究會的世界名著，我都從未放過一本不看，並且很多名家的譯文，精彩處常被我熟讀到可以背誦的程度。儘管有的那些長長的人物譯名是多麼難記，那些直譯硬譯的文句是多麼難懂，我也一樣津津有味地讀著，覺得名家傑作，即使譯得粗糙，挑去砂粒總還是營養可口的米飯。只是數量仍嫌太少，很多知名的作品不能看到，很覺遺憾。到了抗戰期間這情形當然更糟，物稀為貴，偶見一兩本名著翻譯，也就分外珍貴。像至今念念不忘的褚威格的「馬來亞狂人」、「二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和毛姆的「中國小景」，就是那時所讀，而且就是那時才初識這兩位作家，從此愛上他們的作品。在找不到中文譯本的時候，只好轉向英文本搜尋，用當年初讀小說的方法，半猜半度地去摸索欣賞。抗戰勝利重回上海，最令人高興的事就是又得重見以前讀過的那些名著翻譯，同時得到幾本英文的褚威格及毛姆的作品。再度逃難的時候，它們也被隨身帶到了臺灣。當時臺灣書籍



的缺乏似乎比以前的重慶還厲害，我對那西方文學——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嗜好，只好靠這幾本英文書的翻覆瀏覽和試作翻譯來求滿足。想不到因此竟積了二十幾萬字的譯稿，在整理編印「迷惑」的時候，更想不到毛姆的作品竟佔了三分之一。我估計了一下字數，覺得可以單獨編一本毛姆專集。今年四月赴美探親，臨行之前，倉促編好交稿，最近歸來，書將印成，忽見報上登出毛姆病篤隨即去世的消息。這本無意中湊成的小集，想不到竟及時出版，有了紀念的意義。不過我的翻譯都是閱讀的副產品，每次付印出版，都有膽大妄為的不安之感。這次如說紀念專集，不安將更加重。實在我對毛姆毫無研究，喜讀他的作品，也只覺他對人性觀察入裡，對生活描寫入微，同時那娓娓而談的親切筆調，不是把我們帶入他的故事，而是他帶著故事來到我們的身邊。他用第一人稱，不一定是說自己，用第三人稱也許是寫自傳，他寫別人像寫自己一樣的透澈，寫自己又像寫別人一樣的冷靜，雖然有時偏見很深，尖刻過甚（像他對女性的譏諷），但總還是含蘊著大作家所共有的悲天憫人的哲學，和普通文人的輕薄不同。只是，經過我的拙劣譯文，這些長處又還能保存多少呢？這是最令我感覺惶恐的地方。

五十四年冬於臺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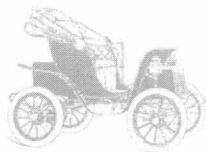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書原屬文星叢刊，五十四年出版，五年後，經愛眉文藝出版社編入愛眉文庫。茲承同意收回版權，改版印行，時為六十八年六月。現由大地出版社出版。

譯者附記

七十年二月



毛姆小說選集

目 錄

一七五	一四七	一三九	一三三	一二三	一一五	一〇七	七七	四七	九	三
減肥	藝人	落魄者	臉上有疤的人	珠鍊	午飯	家	冬季旅行	生活的事實	療養院裡	譯者序



